

出智周作品选登

月下海潮

露台上，母亲和妻子、女儿聊得正欢。今晚是农历十六，月色分明。月亮从两栋楼房之间悄悄露出脸来，染了一点秋色，金灿灿的，又大又圆。巴山秋月，格外动人。

母亲躺在摇椅上，她的左边空着一张竹椅，右边的柑橘树下是一张石桌椅，旁边摆着一副凉席，妻子和女儿正躺在上面。母亲昨日才从福建老家来，此时她眯着眼睛看着孙女说话，然后忍不住地想要加入聊天之中。母亲听不懂重庆话，孙女则听不懂闽南语，她们之间的交流显得很可爱，一半靠比划，一半靠猜测，然而竟也能猜个七八分。有时候猜得离谱了，被我说破了，她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大概她们都没见过这么大一轮月亮吧，此刻月潭公园里人影流动，月潭里光影流转，湖面上偶尔传来鲤鱼打水的声音，大家都显得很兴奋。女儿正在绞尽脑汁想着在我们面前展现她的才华，不过却反复在床前月光等几句常见的诗歌中打转，暴露了她可怜的知识储备。母亲躺在竹椅上眯着眼睛望着月亮，笑道：“白露将下来了，天气要转凉了。”

母亲望着我，轻声问道：“还是失眠得厉害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母亲说：“我给你带了一点蜂蜜和龙眼干来，你可以泡水喝，我失眠时也常喝。”

“效果怎么样呢？”我说。

母亲想了半天说：“好像也不怎

么样。”

我们都笑了。

到夜回10点多，月潭公园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，散步的人都回家了。月亮好像胆子大一点了，明晃晃的光芒照得白云丝丝缕缕，水波一般在天空中漂浮着。

夜色已深，月色渐凉。妻子、女儿进屋睡觉了。母亲见我不肯进屋去睡，也迟迟不肯进屋去睡。我们闲聊着当下，母亲说，我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却知道你做的是很重要的事，但切记记得爱惜身体。

我点点头，又劝她进屋去睡，母亲还是不肯：“好久没有这样在露台上睡觉了，现在这时候，没有露水，睡起来格外爽快，我今晚就在这露台上睡吧。”

我们再多说了两句，母亲悄无声息，我回过回头，看到母亲仰对明月，眼睛微微闭着，像个孩子一样的表情。她的头发卷曲得厉害，也脱落得厉害，她平常总是不停地拨弄她的头发，生怕让其中哪一根受到冷落。如今她安静地睡着，头发落在额前，被微微的湿气压低了，露出了被月色染黄的额头。常年的劳作和心神困顿，让她看起来风尘仆仆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可是又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不对。

我抬头望明月，明月挂中天，夜色静如水。我望了一会，这月儿似乎在飘动，露台上光影移动，树影婆娑，树枝也不似此前矜持，变得柔和



作者近照

了起来。我觉得困顿，斜斜靠在竹椅上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觉得似乎周围的一切有了很大的变化。然后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一轮明月占满了我的眸子，她似乎蹦蹦跳跳想要离开，然后饱满的月色到处乱跳，我甚至还能听到她欢快的脚步声。然后，我就听到一阵海潮一般的声音，撞击着我的耳郭。我偏头一看，母亲将脸朝着我的方向，脸上的五官浮起在月色之中，偶尔微微颤动，格外放松与柔和。她的鼻息仿佛无边无际大海的浪潮一般，轻轻起伏，微微作响；又仿佛今晚的月色，格外温柔，在露台之上，在枝叶之间流转；又仿佛一个缥缈的梦，百转千回，带着柔和的秋意与岁月融为一体。

我在那一刻突然明白，原来母亲之前是故意装睡，希望让我放松自己，所以她的睡眠静谧无声。而从小听惯了母亲的鼻息声，知她睡

眠之时，鼻息如海。她的睡眠突然无声无息，令我感到奇怪，可是又不知道异样在哪里。现在听到母亲潮水一般起伏的鼻息，我恍然大悟。

方才母亲偷偷看到我睡着了，她才放下心来，连日来的旅途奔波和劳累，令她此刻格外放松，才会在我睡着之后，随即安心地进入梦乡。而这温柔又有规律的鼻息，暴露了她此前的伪装和此刻的毫无戒备、身心舒展。

几十年来，母亲为家庭、为孩子操碎了心，就连睡觉都这般小心翼翼，而今她老了，该换我守候她了。我帮母亲微微拉上毯子，仰头望天，月也多情，不停地朝我暗示着什么。在一阵又一阵海潮之中，我眼皮微微垂下，沉沉地入睡了。

一夜梦多且甜。少年的海，少年的月，少年的花儿，装满了我斑斓梦乡的窗台。

作者简介

出智周，蒙古族，开州区人民法院干警，中国法官文学艺术联合会会员，开州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海蓝时代》《赤雪甲姆的麦芒》，在掌阅、微信读书等平台发表2部作品40万字，喜马拉雅APP制作有声书1部。《赤雪甲姆的麦芒》获得开州区文艺创作项目资助。短篇小说《最后一位锣鼓匠》获得“缙云优秀作品奖”。22万字的作品散见于法治日报、人民法院报、重庆日报、重庆晨报、开州日报等报刊。

起来。我觉得困顿，斜斜靠在竹椅上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觉得似乎周围的一切有了很大的变化。然后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一轮明月占满了我的眸子，她似乎蹦蹦跳跳想要离开，然后饱满的月色到处乱跳，我甚至还能听到她欢快的脚步声。然后，我就听到一阵海潮一般的声音，撞击着我的耳郭。我偏头一看，母亲将脸朝着我的方向，脸上的五官浮起在月色之中，偶尔微微颤动，格外放松与柔和。她的鼻息仿佛无边无际大海的浪潮一般，轻轻起伏，微微作响；又仿佛今晚的月色，格外温柔，在露台之上，在枝叶之间流转；又仿佛一个缥缈的梦，百转千回，带着柔和的秋意与岁月融为一体。

我在那一刻突然明白，原来母亲之前是故意装睡，希望让我放松自己，所以她的睡眠静谧无声。而从小听惯了母亲的鼻息声，知她睡

眠之时，鼻息如海。她的睡眠突然无声无息，令我感到奇怪，可是又不知道异样在哪里。现在听到母亲潮水一般起伏的鼻息，我恍然大悟。

方才母亲偷偷看到我睡着了，她才放下心来，连日来的旅途奔波和劳累，令她此刻格外放松，才会在我睡着之后，随即安心地进入梦乡。而这温柔又有规律的鼻息，暴露了她此前的伪装和此刻的毫无戒备、身心舒展。

几十年来，母亲为家庭、为孩子操碎了心，就连睡觉都这般小心翼翼，而今她老了，该换我守候她了。我帮母亲微微拉上毯子，仰头望天，月也多情，不停地朝我暗示着什么。在一阵又一阵海潮之中，我眼皮微微垂下，沉沉地入睡了。

一夜梦多且甜。少年的海，少年的月，少年的花儿，装满了我斑斓梦乡的窗台。

暖的小黑屋，想起了小溪边圆滚滚的龙眼，想起了扶杖的爷爷坐在八仙桌前，一张张认真印着冥币金纸的样子，想起了眯着眼睛的小琴阿姨。可惜她再也不能听到我为她讲述她的家乡，也不会再守在我家，希望用其它东西多换一些我带回去为数不多的香肠了。悲欢离合，本是人生常态。她像种子一样，落在哪里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，虽然怀念家乡，却事过心宁，澄澈通透。

我定居渝东北以后，10余年来，我竟一次未曾再遇台风。为什么对台风念念不忘？我似乎突然懂得了千百年来，闽南人与台风的相处之道。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“下面请周智出先生发言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姓出。”我赶紧举手纠正。

“哦，不好意思，出智周先生。”主持人尴尬地笑了。

从求学四川到扎根重庆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很怕别人问起我的姓名。我这委实有点罕见的“出”姓，经常让我费尽口舌，我需要不停地解释我从哪里来，我为什么姓出，这个奇怪的姓背后有什么历史渊源？读书时，很多同学以为我的名字被搞错了，会主动帮我纠正，慢慢才习以为常。我姓名里三个连着的翘舌拼音又给大家出了难题。大学里教我们古汉语的老师是宜宾人，她经常用南方人的腔调字正腔圆地在课堂上说：“出、智、周，请你回答这个问题。”这导致我后来只要听到有人翘着舌头读我的名字，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。

到重庆工作后，我渐渐学会了自嘲，当有人问我重庆有多少人姓出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目前有两人。

问者好奇：“还有一人是谁？”

我一脸得意：“还有一人是我女儿。”

“哦！”这时，问者多半会后悔问出这样的问题。

不过，更多时候我很尴尬。因为，很多人听我说姓出，往往第一时间不会联想到“出”，而先想到“初”或“楚”。有一次，我给女儿报名参加一个活动，主办方问我名字，我说：“出先生。”他听我解释了半天，在纸上写了个“出”字，然后至着头愣了一会，又在上边硬生生地加了一个“尸”字头，于是可怜的“出先生”就变成了“屈先生”。我满脸窘迫，再三解释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忙不迭纠正过来。

小时候，我们对出姓一无所知。在村子里读小学，大家都姓出，我们以为全国人民都姓出。后来，我们去了镇上读书，看到还有人姓陈、姓李、姓刘，别提多惊讶了。当时，我们心里面都这样想：“为什么他们的姓那么奇怪啊？”后来，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姓才是大家眼里奇奇怪怪的姓。

女儿慢慢长大，她也意识到了出姓的奇怪，不过她总是很骄傲地向别人介绍自己：“知道孔子曰吧？我的名字就叫出子言。我爸希望我能言善辩，又希望我一字千金，做一个新时代的‘出子’……”对啦，我们本来并不姓出，出字前面还有两个字，全称是“纳哈出”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和纳兰性德一样洋气哇！”

她努力想向同学解释这个蒙古族姓氏的来源，不过缺乏历史知识

的她，和我小时候一样，一知半解，经常被同学问得满头大汗。

然后，我就一遍一遍地告诉她。出姓始祖是元朝重臣木华黎。对，就是《射雕英雄传》里和成吉思汗拜把子的木华黎！元亡之际，木华黎的后人纳哈出被明朝几次招降，又几次反叛，但都得到了明太祖的宽恕，征战云南死于途中，被出氏族族人尊为不归公。后来，纳哈出的长子因反叛被杀，次子佛家奴怕受牵连，所以单取“出”字为姓，几次迁居，最终在闽南大地定居下来。定居后，他把聚居之地的烟山改名为燕山，并在山上建造寺庙命名燕山寺，暗喻祖籍来自北疆燕山。

听我这么说，很多朋友对出姓更感好奇，刨根问底。但当他们听说，出姓现在在全国都只有3000人左右，比大熊猫还要少得多时，都笑得乐不可支。

“你们还骑马射箭吗？”他们好奇地问。

我告诉他们：“不骑马也不射箭，我们在500年的融合中，完全进化成了海边丘陵的闽南人，操着一口闽南语，与山海为伴。”大家很失望：“那总得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吧？”

“哦！”我想了半天，告诉他们，“现在村子里建起了帐篷和教包，发展起了特色旅游，村民的生活红红火火。不过，村民有一个习惯从来不改。”

“什么习惯？”

“那就是我们从来不过元宵节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朋友们又来了兴趣。

我嘿嘿地笑了，告诉他们：“因为元宵，谐音元宵！”

他们听了，领悟了一会儿，然后也跟着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
桃红褪

记忆之中，有一片桃林默默无言又极尽妖娆，盛长在从前，却在记忆的发酵和上色之下，春色撩人，永不凋零。离乡15年，久居渝东北，突然一点点想念起在夜深处无人时。这思绪与想念，明明暗暗，携风带雨，情境暧昧，色调昏昏。

惊鸿来处，将许多的心事说与你听。或明或暗，现出一抹粉红，愈行愈近，有暗香盈鼻。几只花瓣儿露出脸来，有盈盈露水将坠未坠，有翩翩蝶儿乱飞……转入山岗，小溪湍湍，兜兜转转，绕过农家，满载花儿，挟着年华，到那江河归入海口。

这一路见过许多人家，青石厝，海蛎墙，门前几株番石榴，树上花儿艳艳，树下光着腴的孩童拍手唱着闽南童谣：羞羞羞！未见谓。人插花，伊插花。人抱妻，伊抱狗。人未嫁，伊先随人走……

远远地望，灿如绮霞，近近地看，桃花暖暖。涪州湾南岸丘陵相连，不但遍植桃树，还有满山坡龙眼树、荔枝树、枇杷树。吾家西北侧有一片龙眼树林异常繁茂，爷爷在它旁边栽了几株葡萄。几年后，小孩子胳膊般粗细的葡萄藤攀上了龙眼树。夏天一来，我们就扬起她们的衣裙，将足点地，人飘起来，风儿凉丝丝，轻浮地在耳边撩拨。如果阿姐阿妹上去，风儿就扬起她们的衣裙，她们的心底自由甜蜜，声线由紧张转而快乐，摇摇落落花儿，伴那纷纷飞的衣裙，是何等迷人！

有一位老人，不依不饶的岁月于她就像回扬的风儿，勾一勾，转走了，便不在心里。我们都叫她托

托。她快乐地笑，露出灰色干涸的牙床，阳光照在她斑白的头发上，每一根都像银色的琴弦一般雅致。她像佛一样细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线，重重叠叠的时间仿佛从未远去，在她的眸里摇啊摆。

托姆是重庆人，自幼跟随姥姥生活，机缘巧合嫁到了这片海边丘陵里。她偶尔提及家乡，老家像有一只千瘪的口袋：在江边的一个岛上，春天迟迟开，晚晚谢，和闽南的桃花开得一样灿烂，一样热烈。

有一春，台风汹汹，海潮来急。次日清晨，开门兀地撞见芭蕉凌乱，满地残红！那一年，阿姐从飞起的秋千上一头栽下来，在脑袋上留下了伤痕。爷爷把所有的葡萄藤砍去，只留下正在老去的龙眼树孤独立在溪畔风口。又过了多少年，观音山下多了一方青冢，短短方方，极尽简陋，冢前立了一块穿竹牌，只字不留。青草蔓延，沙砾飞扬，终于这草儿盖住了这方土，坟头开出了白色的花儿，散发出淡淡的芬芳。

桃花寂寂又开，日渐惆怅，和山坡两边的小溪流去了，绕过一个弯，入江湖汇海流。一路有多少诱人的臂弯，将足点地，人飘起来，风儿凉丝丝，轻浮地在耳边撩拨。如果阿姐阿妹上去，风儿就扬起她们的衣裙，她们的心底自由甜蜜，声线由紧张转而快乐，摇摇落落花儿，伴那纷纷飞的衣裙，是何等迷人！

有一位老人，不依不饶的岁月于她就像回扬的风儿，勾一勾，转走了，便不在心里。我们都叫她托

你好，我姓『出』

呼啸吧！台风

暂时忙完手头工作，我偏头望向窗外。大暑已过，阳光之下湖水熠熠发光，风儿掠过，浮光跃金，美不胜收。同事打趣道：“怎么，在发愁台风吗？”

是啊，杜苏芮即将登陆，我的心绪又为老家所牵绊。泉港原名首厝，原本只是一个小镇，因石化而生，因石化而兴。它的模样好像一个对海咆哮的豹子头，而老家所在的山村就在豹耳处，处于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园庄镇交接的群山之中。每当台风吹过群山，就拂起我关于大海无边无际的想象。

1994年夏天，我9岁，将上二年级。天气连日酷热，有一天午后，爷爷把他晒在大堤上的冥币金纸刚收起来，天气陡然转变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。我站在门后，看到倾盆大雨像蝗虫一样噼里啪啦，铺天盖地而来。一夜大风呼号，大雨滂沱，我们一家子挤在小屋里，何其温馨！一大早，外面静悄悄，我听见母亲的呼叫声，爬起来，一出门就发现母亲和邻居小琴阿姨站在屋后的小溪边，拉起衣服兜着东西。昨夜风雨打落了将要成熟的龙眼，它们此刻像断线的珠子一般委屈地散落在小溪边和草丛里，我欢天喜地地跑

过去跟着捡起龙眼。

1996年暑假，我跟随父亲到了厦门。工地汇聚着五湖四海的工友。我们在轮渡旁，每天都可以听到浪潮汹涌之声。我喜欢坐在轮渡海堤石椅上，任凭一汪海水在眸中摇晃。有一天午后，我发现海浪与往日有点大不一样，浪顶圆滚滚的，靠近海岸时，变成了白色细浪。第二天，风浪之声似要吞掉整个海岛。当夜，一阵大雨猛落在我身上，把我浇醒，我听到外面风大雨大，夹杂着嘈杂的人声。我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发现原来我们的屋顶被台风吹走了！我们转移到修建中的大楼里，落汤鸡一般地看着失去了屋顶的小平房立在暴雨里，却都嘿嘿地笑了起来。“天气凉快多了。”有工友大声地说。

今年杜苏芮来势汹汹，我正想着给母亲打电话，母亲却打过来了。我一接通，就听到她的声音很沙哑，好像很疲惫的样子：“阿弟仔，咱家的呼叫声，爬起来，一出门就发现母亲和邻居小琴阿姨站在屋后的小溪边，拉起衣服兜着东西。昨夜风雨打落了将要成熟的龙眼，它们此刻像断线的珠子一般委屈地散落在小溪边和草丛里，我欢天喜地地跑

我心里一惊，正想问她什么，母亲却毫无铺垫地说道：“小琴阿姨去世了，我们刚从她家回来！”

我愣住了。母亲以为我没听见，又说了一遍。我眼睛模糊了。小琴阿姨从贵州嫁到泉港，在闽南的小村庄生活了30多年。去年春节，她在菜地里种菜，我还远远隔着阳台和她说话。当时只是觉得她越发胖了，却发现异常，没想到她不到55岁，突然因病去世。我突然想起也是去年春节，母亲说小琴阿姨想搭我们的车到镇上，次日出发时，母亲突然说她不去。可是我们晚上回来，却意外撞见她从镇上回来。见我疑惑不解，母亲遮遮掩掩，小琴阿姨生病了，不愿意坐我们的车。她总是生怕给别人带来不便。

“是子宫癌。”母亲在电话那头说。我一阵心酸。

母亲：“别难过，阿弟仔，小琴阿姨走得很祥和。一年一度的‘台风’又来了，她又坚持了一年，孩子也回家了。一家人陪她听着风雨走完最后一程，她终是没有遗憾了……”

母亲转移话题，屋里停电了，大门变形了……不过你别担心，一切都好。母亲像个孩子一样笑了起来，似乎可怕的台风也只是个登门拜访的客人而已。

放下手机，耳畔风雨轰鸣，眼前大雨如注。我又想起了儿时温

暖的小黑屋，想起了小溪边圆滚滚的龙眼，想起了扶杖的爷爷坐在八仙桌前，一张张认真印着冥币金纸的样子，想起了眯着眼睛的小琴阿姨。可惜她再也不能听到我为她讲述她的家乡，也不会再守在我家，希望用其它东西多换一些我带回去为数不多的香肠了。悲欢离合，本是人生常态。她像种子一样，落在哪里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，虽然怀念家乡，却事过心宁，澄澈通透。

我定居渝东北以后，10余年来，我竟一次未曾再遇台风。为什么对台风念念不忘？我似乎突然懂得了千百年来，闽南人与台风的相处之道。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闽南的丘陵，虽然看不到大海，却始终守着大海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台风即使今年不来，明年也会来，年年岁岁，循环往复。它是对于时节的回应，对于自然的调节。台风过后，天地一新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不管我们身处何方，台风都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气象符号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人生海海，物来顺应，要珍惜当下，珍爱所有，像草木在顽强抵抗之中，日益扎根大地，活出自己热烈热烈、欢欢喜喜的模样！

与一枚辣子“相遇”

老家有两位外地媳妇，一位是贵州来的小琴，一位是重庆来的阿玉。她们嫁过来几十年，完全融入了闽南大地，唯独改变不了吃辣。丈夫孩子出门，她们关门闭户，烧锅起火，片刻工夫，窗口处就飘来了呛人的辣子气味。

每年两位阿姨都要托人从老家寄些辣子过来，大概她们也觉得麻烦吧。有一年，我放学回家，经过小琴阿姨家不远处的菜地，赫然发现了几株与众不同的菜苗，枝叶细长，翠绿的尖叶之间，跳动着火苗一样的果实。这是一颗颗子弹头一般的辣子！可能因为水土不服，它们长得畏畏缩缩，好像怕热的孩子一样在枝叶间捉迷藏。小琴阿姨，竟然创造性地在东南丘陵种植老家的辣子，好自给自足。

知道我要到四川读书，很长一

段时间，乡亲都替我捏一把汗。父亲和我到川南后，学校领导招呼我们吃饭。在食堂里，他一再叮嘱掌厨师傅，一点点辣，一点点辣，可是饭菜一摆在面前，我们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：水煮鱼中青椒糍糯汤，宫保鸡丁里红椒热情似火，川汤内花椒摇曳多姿。在学校领导的热情招呼下，我们硬着头皮，对着一盘看似攻击性不强的回锅肉动了手。后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，学校领导在饭桌上说了什么都不重要了，因为我和父亲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大学4年，母亲总是担心我吃不饱。刚到四川的第一个月，我吃了一周的泡面和面包。不过，在一枚辣子的循循善诱之下，我的脚步慢慢地移向了微辣、中辣和麻辣口味，并从此开启了我全新的味蕾体验。

我毕业后到重庆工作，妻子厨艺很好，每当我看到家里的辣子、花椒、泡菜所剩不多的时候，就忍不住提醒她。她很惊讶，你怎么比重庆人还爱吃辣？

在四川4年，重庆又是15个年头，包容的巴蜀融合了我，而我也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老家是福建了。但有一群人总帮我记着的，那就是我可爱的乡亲们。有几次，我朋友圈发了几张吃火锅的照片，乡亲们在我评论区下面留了好几个感叹号。每次我一回去，他们就会仔细观察我，他们至今都分不清楚四川和重庆有什么区别，固执地保留着他们关于这枚爆竹似的小辣子的恐怖回忆。他们会叫我张开嘴巴，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吃辣子会把牙齿吃黑变坏，可是他们每次都

很失望。

我毕业后到重庆工作，妻子厨艺很好，每当我看到家里的辣子、花椒、泡菜所剩不多的时候，就忍不住提醒她。她很惊讶，你怎么比重庆人还爱吃辣？

我毕业后到重庆工作，妻子厨艺很好，每当我看到家里的辣子、花椒、泡菜所剩不多的时候，就忍不住提醒她。她很惊讶，你怎么比重庆人还爱吃辣？